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三

□13
3439
3

昭和十六年九月五日 寄
野村 堅氏 曾

門 13
號 3439
卷 3

莊子因卷之三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駢拇第八

沈註駢拇足大
指與第二指相
連爲一也枝指
手六指傍枝生
一指而六也此
皆生而有者故
曰出於性然於
同有之德爲侈
矣附生之肉縣
繫之瘤皆稟形
以發方有故曰
出於形然於本
生之性爲侈矣
駢於明者亂色
而離朱則以爲
是也失其德猶
言能性生也四
非字不但文法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亦反詰之詞多
方駢枝於五藏
此句衍多方二
字或曰淮南擢
德性搖消掉
捐仁義禮樂暴
行越智於天下
以招號名聲於
世註擢取擢結
也按擢塞形似
義亦而通結猶
縮屋也呂註擢
德助長也塞性
厭其所生也焦
註風點寬之氣
增其文句也沈
註敘又作整註
音屬聲義外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簫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
史鮒也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繫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
如瓦之繫如繩之結也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敝
也跬半步而行也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形容其勞之意天下之至正也此段言仁義本
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此段言道德之正
即性命之情性命

用力之貌猶註
不及不可從也
駢下脫以凡
九誤彼正正者
宜照上文作至
正跋當作跋沈
註太憂言不待
本而自本也公
學疑有誤
人情即上五藏
之情性命之情
謂本來面目也
陸註高目者心
有憂勞不欲瞻
視故半閉其目
則見其睫豈其
如萬也屈折乎
禮樂之文喻命

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外之作爲所以無憂也多憂也且夫駢於擢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一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此段言
仁義所
以非人情者
以其多憂也且夫待鈎繩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命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音麗

乎仁義之類也
英疏响俞猶
撫也則其形則
亦則其性也或
曰韓退之所謂
以煦煦為仁以
子子為義是也
陸註縲索之兩
股者又曰虧則
削其性矣使其
德矣既不可虧
則仁義又奚連
連乎出遊也又
曰古而不弊今
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也或曰招
與淮南招義而
責之招同又

莊子因

卷之三

約束不以縲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仁義用之徒滋其疑擾也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

淮南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未嘗
安其情性而樂
其習俗保其修
命天而不失於
人者也又曰臧
穀方言荊淮海
岱之間卒曰臧
穀曰獲是當以
獲音穀又曰問
訊其罪也陸註
佛書所謂金屑
難貴着之眼中
何殊沙土蓋天
下之人殉君子
之名而為善乃
至論其極處殘
生傷性與小人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絕頂快談
侏儒未免縮
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同歸於傷性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

同則又何問取
乎君子小人之
辨而必欲知其
名也哉甚言其
不可外而獲
真也又曰屬性
此段分明指出
已意屬如屬意
之屬言以仁義
為吾性之固有
而屬其性乎仁
義也郭註以此
係彼為屬屬性
於仁狗仁者耳
故不善也不付
之我而屬之於
彼雖通之如彼
而我已喪矣陸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
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明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
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

註性者物之所
屬非屬於物者
也而數子皆屬
物非吾所謂臧
也司馬云俞兒
也善識味者
也焦註淮南子
作史兒尸子曰
席命兒和之以
薑而為入主上
食陸註苟其聞
見在彼而不在
我是得入之得
適人之適而不
能自得其性命
而適之則師曠
豈有間哉不為
仁義不為淫僻

淫僻之行也。末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串看。
通篇以道德為正宗。以仁義為駢附。言本
明以聽則聽以言則公以行則從
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為仁
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
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有離朱師曠楊
墨與魯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
過為駢枝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
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
與。號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

則而忘矣應潘
僻仁義收朱曰
篇首合說此乃
分說沈一貫曰
夫殉仁義之有
殘生損性固也
顧不知尊性命
徒不死亦何益
天生入之意豈
欲人苟偷視息
如龜雀松冥而
已哉若是篇者
吾不敢護莊子
之短而曲易之
解也

莊子因
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常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
此贅疣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
矣易其性則殉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
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二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
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魯
史者固自以為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
得謂之臧也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
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淫僻之行
夷之去跡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為於

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天矯
莫測

外篇馬蹄第九

真性二字通篇

主腦

范註鄭司農云

古者各使俱為

義使臺節郊特

牲所謂臺門也

築主為臺臺上

架屋當中為門

今俗稱儀門天

文亦有大儀之

庭

陸註自伯樂治

馬馬不能適其

適

呂註乾草飲水

則耕織自給之

譬也燒剔則維

則強為仁義之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燒。以火印烙也。剔。剪其毛。刻。剝其甲也。維。絡同。

連之以羈馬。音的。絡首曰羈。絡足曰馬。編之以草棧。槽。檻也。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極飾之患。馬銜日極。

善治。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而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此段喻爲治者。不得民之常性。不足以爲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挿陶匠一段伴題。便覺文勢紆曲。此有意爲文者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德。人人皆同此。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遲重也。顛顛。專直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水陸之道不通。故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民無機心。不相戕賊也。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

連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屬。可攀援而闕。民無機心。不レレ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

無蹊隧。澤無并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水陸之道不通。故各居其鄉。而自相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遲重也。顛顛。專直也。當是時也。山

皆同ニ此レ一ヲ而不黨命曰天放ト天放ト曠蕩ハ於ニ天然ニ自有ル之ヲ故ニ而レ已ル私モ無シ所ニ與カ也。

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而反謂之善治也。此段喻爲治者不徇民之常性。不足以爲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插陶匠一段。更覺文勢紆曲。比有意爲文者也。吾意善治

也。○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而傷民性。

之曰自樂善治馬而陶丘善治直木比亦治天下者之過

林註。繫世皆然。萬物並レ類。孰レ爲レ異類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此段言至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德之世。民

得其常性^{のう}所以爲善治也。○寫出^ハ冬之聲^{フエ}也。○
音別辭

太_タ古_コ景_{ケイ}象_{ゾウ}千_{セン}古_コ有_ユ目_メ。令_ラ人_ニ神_ヲ往_ル。

鼓爲義而天下始定矣。匱曼爲樂商辟爲禮而天下始分。

此各各口元
女姦及淫淫各姦打打各口元元
女姦及淫淫各姦打打各口元元

也。驚驚勃率一矣。驚驚踉蹌。字皆從足。蓋踉蹌不安之意。故純樸不殘。孰

音之轉
漚漫卽汗漫也。擗擗。屈折手足之意。

仁義所以維持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道德者也礼樂

所以節性情
離安川禮樂
五色不亂孰
爲文采五聲
不亂孰應六
律夫

也。文承所以。義聖人之過也。

五色行房以爲器工匠之業也身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選也

此段言仁義本是造作出來。以夫馬（マ）堊（セ）居（カ）則食（ク）草（カ）飲（ク）水（カ）喜（ブ）

致道德日滴皆聖人之作備也

卷之三 異

范註馬之相踉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踉

介古八反

介如介介獨惡

是之介倪睨通

介倪睨視也闔

塞也闔扼扼塞

衡扼也驚曼仰

強之多也

或曰脩飾形體

者禮之事也而

曰樂者其受成

語也與前篇語

意小異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

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衡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猶睨睨也闔曲也驚抵也

曼突也詭衡吐出衡也竊轡竊轡也皆馬之知能至夫赫

於盜也言馬而不言堊木堊木無知而馬有知也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鼓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鼓如懸物而使入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踉跄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從上又推出一段流弊出來見

得民之好利皆聖人使之則仁義禮樂方密之目介
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疊而非復讀如曼驚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馬而非

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埴木而埴木之

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爲

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

天放所以稱至德之世也及聖人爲仁爲義爲禮爲樂

而民始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

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爲之此工

匠殘僕爲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而馬之知至於

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

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有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以爲意不多，而詞費疑爲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外篇胠篋第十

呂註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固不然也。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縻，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胠，開也。凡作文起手最難，如此突如來如，奇峯陡起，若神龍變化，無處覓其首尾。蘇長公常得此法。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扃鑰之不可固也。此句警健有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開閒，寫過忽落正意，下又忽入引証。又之何以知其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

焦弱侯云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十二世也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王莽之金騰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破。此段引田成事作証。留下面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說出至字方是議論聖人正意。即將上面文法翻跌有致。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善人雖得聖人之道而無益。音義淮南子曰。其弘鉅裂而死。或曰淮南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而得聖人之道而為害者義楚宣王朝諸侯會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許慎淮南子註此舉

龍逢斬比干剖其弘施子胥靡。靡。靡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有聖知其為身之絨縻肩鑄可謂固矣。乃不足防。次焉反以招盜。誠哉聖知之不足恃也。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善人承上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為四子者少為跖者多。故利害之數者不敵也。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搢擊聖人。縱舍

或曰高誘註屋無水也夷平實滿也。前一喻尚是聖人連累大盜是一喻竟說大盜是聖人化身矣。愈出愈奇。或曰盜匪滿大盜者。為諸侯。二之門。後士存焉。又或曰淮南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遂隨也。揭本之而據其國也。陸註大盜既為聖人之法以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盜匪也。○狠手殺手。取古人之法。而痛詆之。此於髮指眦烈。吾不知其胸中有何憤懣。竟至於斯。切勿與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一法立。一弊生。到此真屬無可奈何。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宋註逐於大盜。至利者。甘字衍文。或曰鄧析子作逐於大盜。謂諸侯司馬云。權衡亦反投奔之也。陸註魚利器絕聖并知。義小於老子又曰。不貴難得之貨。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呂註絕奔者。非滅奔之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摘毀者。非出奔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盜匪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見得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言此大盜非貴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知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殘。盡去也。論議。論道也。此言過亂。擿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而塞瞽瞍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之也。不以貴之。
心也。焚破者非。
燒碎之也。以信。
示之則民朴鄙。
而符至非所恃。
也。指折者非果。
指折之也。以平。
平之則民不爭。
而斗衡非所恃。
也。塞耳膠目欲。
反所反視也。我。
友所友視則天。
下含其聰明。彼。
外立其德。而燭。
亂天下者。則非。
含其聰明。知德。
而反於性命之。
情者。法之所無。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
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擣折其指也。多
着大巧若拙四
字。便覺文。勢不排。削魯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仍是上面文法。顛倒。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燭火
光銷
也。法之所無用。言於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
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用也。
此軒轅氏別是。
一君非軒轅黃。
帝也。或曰鄧析。
子栗陸氏殺東。
里子。然殺龍逢。
李云。免網曰畢。
謂之嚙嚙。嚙。
通乃俛言之聲。
徐無鬼篇。頤滑。
有矣。古今不代。
註并降上下而。
頤也。流動旋轉。

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
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好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
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有柄之網曰畢。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
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
鬼鹿者用之。且

而滑也。此此為詳解林註隔角也。非也。天地篇。便喫訛索而不得也。喫口解反。據此解垢喫訛古字相通。又按。進宅傳解說之貌。淮南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其此亦一說。每李云。猶皆食。今按草茂貌。左傳原田每每。音佩。司馬云。薄食也。舉其甚微者而言。則餘亦擊可。

罕之知多。鳥罟謂之羅。虎罟謂之罝。翻車也。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一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此又推原天下大亂之由也。天下之所以大亂者。蓋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同也。皆知非人之所不能。而不知已之所已能者。亦未為是也。此亂之所由生也。故上懷日月之明。下樂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愔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愔與。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此段言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實

知矣。種種也。今與楚諺言利實者。謂之種種打種。種即是意也。噶。郭註作以已。誨人。蓋承其所。有賢者意。或訓作多言。承俗惑于辯意。來要知悅字是承上誠好知來。則噶。噶宜作多智意。講為安且與恬淡無為四字相反。通篇頭腦筋節。俱有貫照也。

有此理。其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效非誣。倒鎖一句。造應上面。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僂。釋至德之世。作法甚奇。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噶。音諍。種種。淳厚也。後役。有為人也。噶噶多言者也。已亂天下。要說得緊。一層言有悅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以治天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一。而非資盜者也。田成子之竊齊國。即以齊國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巨盜負。賈揭篋擔囊之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豈矯語歟。蓋聖知之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即

由疑至誤

無○以○爲○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可○如○
何○也○誠○欲○無○利○盜○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巧○德○任○
天○下○之○自○有○而○不○使○魯○史○楊○墨○師○曠○僇○朱○有○獨○立○之○名○
焉○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
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者○相○傾○矣○延○頸○舉○踵○羸○糧○而○趨○
彼○何○爲○者○邪○好○知○之○過○誰○厲○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
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爲○僞○者○此○亂○之○道○也○
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惑○於○辯○其○致○一○耳○然○
其○爲○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

乎人之責而矜乎已之用是以至於亂而不知天地萬
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
惇惇之意已非恬淡無爲之風治天下者其卽所以亂
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
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奇致橫生林疑獨以篇中有
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爲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
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淫其性也性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哀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郭註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

沈註在者存而不擾之謂

猶言豈用治天下者哉

毗偏附也或曰淮南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喜墜陽喬詰草驚矯拂悖戾之意或曰荀子欄池即欄

有樂必至。太喜而毗於陽。有苦必至。太怒而毗於陰。陰陽
并毗。則天地之氣不和。反傷入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亦
卽自人受之也。毗。助也。○創論奇奧。○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
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桀。跖魯史
之行。○喜怒失位。四句皆不安其性命之情。是傷人之驗。喬。
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驚。則不羣。皆非常之行。
盜跖魯史。俱非天地之和所生也。○故舉天下以賞善者。
句法雄卓。氣敵萬軍。此鉅鹿楚將也。

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自三代以下者。句。句。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夫天下有盜跖魯史。非天下之幸也。天下不安其
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
不暇給。而惟賞罰之爲。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
之不遑而已。性命愈不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而臣說明。

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一說字便非可存可亡之意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僦囊而亂天下也。入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鬻卷不申舒之狀。僦囊猶揜擄也。兩意雙發雙敲如手舞雙劍。遍體繞而異光迸射。蘇長公慣熟此法。而天下乃始尊之、憊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儗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痴可

故曰貴也如此
乃可以托天下
或曰與荀子心
利之有天上同
句法沈註貴愛
其身甚於天下
而不欲以輕試
之五藏所以藏
貌言親聽患天
身之五行也
居如尸之不動
見如神龍之不
測沈註神順物
而自動天隨理
自行
炊累萬萬
物自就陶而
非我陶陶之也

故曰貴也如此
乃可以托天下
或曰與荀子心
利之有天上同
句法沈註貴愛
其身甚於天下
而不欲以輕試
之五藏所以藏
貌言親聽患天
身之五行也
居如尸之不動
見如神龍之不
測沈註神順物
而自動天隨理
自行
炊累萬萬
物自就陶而
非我陶陶之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
而後應意
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
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亦可以寄託於其身以安其
性命之情也四句出老子
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為而萬物炊累焉
炊累謂萬物皆因吾生育
吾又何暇治
天下哉
何暇二字應上何暇句呼應絕佳得失判然
大家諸篇可
東置高閣矣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應不聞治天下
收或曰淮南古
之真人立和天
地之本抱德煬
和而万物雜累
焉孰肯解構人
間之事以物煩
其性命乎
人心好高若一
人欲臧則人人
樂居其臧之名
以故有善否相
非諸弊而大德
不同矣諸解于
上下文欠理會
上下囚殺上既
不得下又不甘
或囚苦以為通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剷彫
琢其熟雋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
心乎
人心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或進之則奮高
望遠而上上下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間如殺方其
劇割可以彫琢者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
其速淵靜縣天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儼驕不可係
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撓也
可作一部西遊記讀
昔
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脰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
頓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波折

或等殺以為寶。淖約柔乎剛強。爭既不得則以不爭爭之淵而靜深藏也。靜而天不息也。價與奢同。價驕天然。榮辱。爛漫雜亂之意。

容容相踐籍也。

莊子因
卷之三
晚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勝。任也。句法矯矯。驚鳥展翼之態。下有桀跡。上有魯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以仁義櫻人心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跡。上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魯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彼此相勝。依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殫思盡慮。接應不暇。所謂求竭也。起落頓挫。奇於是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致相生。文之能事畢矣。於是乎。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欲有所施為。而又不勤手不得。故曰桎梏。朱註。心無愧而事不知耻。故無桎則不知前日之非。不知耻則不改後來之轍。桎梏必鑿而後成也。盜賊假嚙矢以張其威。桎亦假曾史以文其奸。沈註。桎楊械也。接櫜械。櫜也。械不櫜不牢。故桎楊以接櫜為管。嚙矢即鳴鑄言曾史為。

桎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斬鋸繩墨。推鑿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始抱其仁義聖知之談。於桎梏之間。思有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甚矣吾真可耻也。此段疾世之談。應於大聲痛罵矣。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楊接櫜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跡嚙矢也。嚙矢。響箭。盜賊先聲也。接櫜。堅也。櫜。木。端所。以入鑿。言相合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作案。顯是病根。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所問者在至道之精。故曰物之質。質者。未散之朴也。所官者在官陰陽遂羣生。故曰物之殘。殘者。朴散之器也。黃帝以仁義櫻天下之心。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於人心。皆其所致。故不足以語至道。說出一段。黃帝退。捐天下。彫喪之世。景象黯然。字句新奇。萬年不腐。

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問治身方知物之質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四語見至道本無形，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言道之體。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神爲形之主，無視無聽，所以抱神以靜也。神靜則形自正矣。形正則必靜必清。形不勞而精不搖，長生之理豈有外焉。此言入道之法。○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蓋本於此。慎女內，握固其精，神也。閉女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爲敗，低絕其思慮也。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

細玩遂直致也。此段正是煉氣。堯舜工夫或在此。作坎離交媾。非是手探月窟。足蹠天根。到頭來。總是天性。知天。天地陰陽各足。其事與汝無干。物將自壯。万物自然遂長也。翼註李淳風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冠。一曰陰陽之小紀。此化彼育。此長彼消。吾之道何道即天道而已。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赫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之原。則見至陽之原。則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說。然惟慎守女身。如慎內。則外等語。則吾身之藥。物將自壯矣。此言下手工夫。也。和即遊心。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此言正

蘇子瞻曰。皇精也。王粗也。羅註。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而下為土矣。不得道而下為生。則與百物無異矣。當向也。繙同。繙向我道而繙。繙遠我道而繙。皆謂所難免。惟得吾道而後能免也。我獨存乎我之道存也。雲將喻欲施膏。汎遭鴻蒙。遇元氣和調。兩方為有益也。

長生之意。彼其物者。指道而言也。蓋道超形器而獨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為此生有涯。皆不知道者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於照。臨覆載之間而已。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女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百昌百物也。生土上。反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地當我繙乎。遠我昏乎。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繙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人盡死而我獨存。三句總形容長生之意。通段言治天下為殘。治身為質。根上貴愛其身。向來未有舍身治身。而能治天下者也。語語俱為內丹之秘。讀此則諸道書無遺蘊矣。羅註繙千絲之合也。其合繙三言仙境之義。若如繙之合。而不可離。千聲之遠。我者。吾其而不復見乎。三手字。有閱世之意。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

雲本隨氣行止

莊子

卷之三

三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之貌。贊然。

拱立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吁者。不

鴻蒙意以雲將多此。一問也。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

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其義已畢。

又何須再問乎。兩弗知。與下何知俱與未。各復其根。而不知是通段結穴。無二義也。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

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天。稱鴻蒙之詞也。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朱註。浮游猖狂。猶曰飄搖。指神也。即鴻蒙意。

遊至鞅掌之時。但見物皆無妄而已。

或曰。淮南作翺。翺不知所往。

放。依歸之意。

免死孤悲之句。無此語妙。

毒害也。問奈何則害矣。僊。軒。舉之意。歸矣。是鴻蒙欲去。非欲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猖狂。放佚貌。鞅掌者。外勞而心逸。如庚桑

楚所謂鞅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雀躍。惟鞅掌以觀化。舉目間皆真機自動而已。此外無有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亦知猖狂自便。但民

不得已也。今既為民所放。效矣。願聞一言。亦非得。鴻蒙曰。

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此段與廣成子所答亦同。言天地萬物之

不得其所。皆治人者擾擾以致之耳。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

莊子

卷之三 在宥

三

雲將歸也
意心養之如中
心養之之養其
毒哉一若同意
言使我心憂也
沈註治人之術
在自養其心
徒但也淳淳自
然之氣
以拾至此是無
為絕頂工夫
不知不離即離
二渾忘氣象
或三芸三葉盛
兒

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蓋此仙
有教其歸根
反本之意
汝徒絕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滓溟然以心養汝徒眾不必作為以俟物之自化
聰明倫類也與物相忘則不生分別之見大鮮心釋神莫
同乎滓溟者總歸於無氣之始無極之先也鮮心釋神莫
然無魂解其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拘莫然者坐忘之象
極者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
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
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

褚註眾同已而
喜之則已眾
無異矣曷嘗出
乎眾哉
沈註有所聞于
此而不能自信
必因眾皆是之
而後自信然則
其才之出眾
之下明矣才出
人下而欲謀人
之國是見前人
之利不見其患
也一擲不勝而
方瓦解矣
不可以物三而
不物不可以三

池池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
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
何待於關物之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自生不可強耳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
即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
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

字作雖未經意
講陸註連用二
物字上虛下實
物三謂能主張
綱維乎是物也
或曰淮南物三
者上乎万物之
中註物三者造
万物者也
正解不必喜同
前只破其喜同
也
緒註擊汝適復
之撓一句欠
明暢蓋與老子
孰能安以久動
之徐生意同
爲天下配即道

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之人
之見竟究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倖未有不喪人之國
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綽約
別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
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此又根上出乎衆爲心不能出乎衆之意言有國者
大本領如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已也將提
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
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吾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
如轉輪轉折變化莫測其端

不溢于物之意
行乎無方行所
無事也撓如撓
万物者莫疾乎
風之撓言因物
之所能動者而
動之
緒註頌論猶議
論即老子孔容
之德惟道之從
弟以形軀論之
則固大同于物
而爲天地之友
矣
賤而不可不任
以下俱開發觀
有者昔之君子
然無甚精義微

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
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人
立教自處於虛因物順應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
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
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
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
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
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夫大
獨有如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衆無異也此所謂合乎
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已焉能獨有其有哉故見有者
爲三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賤而不可
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

言與天地並首
節俱有訓詁氣

薄說作迫
沈註當作積於
變而不薄

取曰不明於道
者下脫一句上

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言
中之有為也。楊子雲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
法言多學此句法。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離。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
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為而仍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為。下二句見不
可。不無為。頂上二節生來道字。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大有為無為皆
道也。不通於道。

文可例推

是不明於有為無為之故。悲夫。與上文悲夫有上句相應。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
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
從有為無為分別。王為本。臣為輔。一人一事皆有。不必作君臣看。

天下之不治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不能無
為。不能無為。或使天下之為樂為苦。皆性命之情所不
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其擾人心也。夫天下之
為苦為樂。而大喜大怒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
時寒暑皆失其常。使天下囂然淫其性。以遷其德。始有

善惡之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
魯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分其善
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命亦已難矣况
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
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害也乃惑之而不解爲之而且
甚此世俗之見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爲
安其性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
自化焉誠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撓者也試徵之古帝王
乎古帝王之撓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以是非分其際

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
矣乃儒墨尚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爲之
乎絕聖弃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
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
處和其所謂不族而雨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
者所不計也以無爲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撓夫心是貴
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
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位天弗成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爲安人之性命而

不以撓夫人之心是萬物吹累之說矣。君子之在省天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己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辯。惟求有以勝乎物。寃未有不爲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也。亦卒歸於觀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二用者哉。無爲而有不得不爲。斯爲之矣。有爲而寃不見其爲。又若未嘗爲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主有臣。察乎此而知所尚。必以無爲爲貴。其於天下之治也。

夫何有。此篇以無爲二字作線。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不得不無爲處。未反覆辨論。見無爲中之所爲不相妨礙。與一味幻空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爲而治一章。主意無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奇橫。理窟精深。筆底烟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
主張綱維乎是者人君之主萬民猶天地之主萬物也非
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而已矣字根天字來惟法天
故曰法無爲以爲天德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
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從德字而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即道也然道不能不
散而爲器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
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
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

主張綱維乎是者人君之主萬民猶天地之主萬物也非

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而已矣字根天字來惟法天

故曰法無爲以爲天德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

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從德字而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即道也然道不能不

散而爲器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

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

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

名不正則言不

莊子因

卷之三 天地

三

此皆從道之自然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流出非添設也
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
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
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
此中自有形上形下
為精為粗之別矣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
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
義之所必行義為德之所必施德為道之所
必具道為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
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或曰天道篇一
心定而萬物服
此此句法同
又曰鸞冠子不
要元法不可以
割心體註割猶
割淮南無為二

之而合乎道無
為言之而通乎
德又曰事心又
見人間世篇一
說事當作為
音近誤朱註事
心敬奉天君而
而不違也事心
之大不以小待
其心也為萬物
迷即事心之大
之功效朱註顯
則明三字衍或
曰註文誤入
明字與韜字相
反既明則不能
萬物一府死生
同狀一府同狀

此皆從道之自然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流出非添設也
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
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
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
此中自有形上形下
為精為粗之別矣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
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
義之所必行義為德之所必施德為道之所
必具道為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
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或曰天道篇一
心定而萬物服
此此句法同
又曰鸞冠子不
要元法不可以
割心體註割猶
割淮南無為二

合解大字道無所不寓非端指金石也只是隨便指點一件以見其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或曰淮南金石有聲非叩弗鳴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又曰耻通於華大宗師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又曰晏然體道素遊即素位而行也誠則無不明矣採之感之

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自見其輕矣。顯則明三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時則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也。於義頗優諸解附會。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二句亦從金石上看出喻其寂也。金石不得一句喻其感也。金石有聲喻感而應。夫王德不感而不先應也。萬物孰能定喻應感無方也。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第立其本然之體因有清明在

也窮生。其天爭也。無金石則不能有其形。則不能有生。而無以立德明道矣。惟立本原之德而知通於神則道明而德愈廣矣。若此者心雖偶然忘物而隨感而動。形生俱不能像故形非道不生。四句承立之本原三句承蕩蕩乎至萬物從之。承其心之出二句承緣中間忽下至之語。不可多得。

窮志氣如神之用。是其為德已廣矣。然猶未肯輕於應物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冒也。何也。蓋以吾之形非道不能生。吾之生非德不能明。惟存其形窮其生立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而出。無心而動。而物自從焉。非有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知通於神者何也。蓋本無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有可獨見不可聽之中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所不宜也。

精鑿。或曰淮南文子皆作冥之中獨見曉焉。宋真宗中修《神異記》林誌修述此語。故曰淮南此章而曰大修短。其意蓋本亦厚。誤誤入為本耳。

德者邪一句夾
關以故註家自
迷五色不復能
實申血脈獨見
曉焉見入曉得
此道猶聞和焉
聞人和我也
物焉謂乎其
無適不然也
精焉謂乎其
無所差謬也
其求索而能感
也或曰淮南
見者見人所不
見也喻心好高
明而失其玄妙
之理也三人皆
蒙之于形似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
珠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其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
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
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比性靈也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知思惟也離朱
見也契詬言也
三者皆足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
有非無不繳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知明言皆曰索而
象罔不言索以
通雅誤謂淮南升庵謂荀子誤索本誤作誤誤實生南其說以荀子按說文有誤詬誤音曰懈反
契古通利如已致聲變高僧言曰索索古韻細結其詬之通於此字古無庸若惟見其詬氏以
莊誤誤其集詬為一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配天為
天子也吾

際故不能得象
罔則并形似而
指之故得也或
曰淮南作使萬
朱捷劍索之而
不能得之也於
是使忽悅而後
得之註捷劍疾
利搏善捨於物
忽悅善忘之人
田生由此而生
也無天承以人
受天承音義凡
言方且者言方
將有所為也
本身而異形承
其性過入來言
知有已身而不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圾同言為
天下危也齧缺
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給供應數頻冗
敏捷也其性過
人承上二而又乃以人受天
謂用知以求
復其初也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
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與
生即在於用知也此缺之為人如此與
之配天乎
頓句擲彼且乘人而無天
乘其有為之迹以臨
地作聲方且尊知而火馳
機謀急
速也方
且為緒使
後於方且為物絃礙於方且四顧而物應
事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與物化
則逐物
我方且應衆宜
我未能
忘物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與物化
則逐物
而遷米始有恒則失其本然之我也
疊句參差歷亂如
疾風捲簾天花飛落令讀者心目俱眩與九方歟相摶一
主子因
卷之三天地

能同形于物也
忘衆宜以上五
句承給教以敏
來未始有恒承
聰明敏知來言
逐物而不能守
一也衆父喻君
衆父喻君之
師言人可以爲
衆父則不可以
爲衆父父明盡
缺不可爲衆父
父而可以爲衆
父也諸鮮金未
理會雖然一轉
治亂之率治亦
由他起亂亦由
他起此而南面

段同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可以必尊於祖
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衆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天
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之治亂之率也北面
中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臣俱不免於禍害而已此言用知者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有爲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爲君爲
不足以及治天下也段中轉換不窮抑
而又揚揚而有抑變化之法盡於此矣沈恭侯家也帝天下衆父也衆父明聖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不可爲臣不可
爲君也細看此
篇光景分量所
至不過如說死
新論之間多懼
句難解豈意復
飯吃乎爭家產
乎無味
三患即多懼多
事多辱也若以
何辱句在下爲
嫌則行文固不
如是之板也

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鵠居而鰥食鳥行而無彰鵠不擇居鰥仰母哺鳥
心自然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
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干
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病
或解水火風三身常無殃俱用叶韻則何辱之有封人去
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能脫然無累者○此段義
無着落其詞頗近時
趨疑非莊叟真筆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或曰呂氏春秋
無慮吾農事協
而糧遂不顧註
慮猶也也協和
悅也落猶廢
通雅但二雖與
邑三音同義則
為行見勇見
無名則并無三
亦無之矣

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
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
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佗佗
乎耕而不顧○莊之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之理
以為莊乎噫好
事者為之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連無之
一字亦無處安着也無名者即老子
所謂無名天
地之始也
一之所起有也
有一而未形雖有必本物

分出陰陽五行
因此物無間斷
也
或曰雷或作流
二句言在地成
形

乃物一體即鵠
居穀食之意

得以生謂之德此簡未形之理物不得不可以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至於未形者有分陰陽闔闔往來不
詩云惟天之命留動而生物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
於穆不已同此留動而生物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
也物成生理謂之形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
成而不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形矣必有形形者
可易而保守其神使視聽言動莫不有自然之儀則性脩反德
謂之性○以上言天道從內而之外有如此
德至同於初德之至則同於初即泰初之初無無無名
者同乃虛虛乃大無所不容無所不納也脩性而同於初
其至德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然有心於同終非無
如此

朱註仲尼以爲
放古爲治因革
不苟如辯者分
析堅白同異昭
然不隱
縣平声

不思道不聞道
陸註衆者凡民
也能與形而俱
存則是所謂形
體保神者也
俱是入所管不
來的人有所宜
治者而非如辯
者之言也
陸註所以則因
乎天者也動止
廢起則因乎物
者也非其所以
者與人同而其
所以者独與人
異入於天者譬
猶善惡总于淵
而戶能入於淵

三十一

卷之三 天地

訓

也通雅局三也聲欲出口也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局局笑不出聲貌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

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

將往投迹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

悅之往之投迹者衆矣此將聞菟颺颺然驚曰菟也汙若

驩虞之習非皞皞之風也聞菟以民歸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乃治之善者

反為不勝任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故驚而問也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搖蕩若披拂也賊心知巧之害心者獨志

見獨之若性之自為若順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

志也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

字奇創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將使民心之所欲同至此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苦骨天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咲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言不知曉堯舜之教民孰為兄而孰為弟但欲同乎德而民心各安而已

通雅捐二用力兒猶乾二作二也此汲二初二通轉

循本疾速如湯沸溢

或曰通雅於于
揖讓舒緩之見
易則易乎則于
于然於為於
聲于為氣出達
用之正狀其聲
容耳項三一本
作旭二說文頭
項三謹見輕其
聲為旭三重其
聲為厲三李云
身既愧懼見一
云顏色不自得
也諸辭無明據
蓋行不自安之
見史曰者傳界
疵而前嫌趨而
言是也方密之

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
不定。神不定者則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
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夸誕貌蓋塵也獨弦哀
歌。言倡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度幾乎。是欲其泯機心而不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
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

曰卑陬乃追促
之轉也

猶言既可託生
又可託民也
林註託其生于
世其所行亦與
入同而不自知
其所往則浮遊
而不知所往
狂而不知所往
也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
何所不為乎豈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
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動也反於魯以告
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

夫明白以下真
渾沌之術
不治其外是渾
沌氏工夫
遊世俗之間是
渾沌氏作用
何足以識猶言
不直得學他若
作不能知便與
上文自矛盾矣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子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爲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驚之說胡爲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段言乎來哉心方能入道借爲圓畦發出許多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文絕無停蓄蘊藉中間又有紕繆之語此爲後人竄入無疑也惟善讀或曰渾沌氏者懷於道者而若無笑而若虛其不知其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素無易莊文者知之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橫目言人也人之目橫生於面用字奇極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或曰橫目此萬
目同
行其所爲便良
易從也
天下自化一人
立極万物近光
也

失其母也者不
知所爲也
失其道也者不
知所之也
沈註心形俱遺
故曰其形滅也
照字跟乘光來
曠字跟藏公來

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乃不爲人而人自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

神人致命盡情則天地亦樂其助化而可以萬事無所也混冥言物皆無所分別也此言武王不生于有虞時故罹戰伐之患非評其賢否也沈註其色焦然憂孝子豈願是乎聖人之耻言治天下亦此類也

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地樂言胸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混其迹物復其情混冥昏昏默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冥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二者深淺之不同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治病也必深解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

陸註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沈註蠢然自動以相視而不謝其功也至德如此何從算起有虞氏來陸註孝子以下自當惜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合譬以下分明凱旋一時聚徒講學之人公孫龍惠施輩務空務而無實行者

聖人羞之修治也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無病也故為聖人所羞以為亂而後治之喻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寫出一段太古風氣語語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以無治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古者不可不知若披拾荒唐之說如羅長源之路史真可以無有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有虞氏不過從
世俗而然之善
之如崇墻般
數衍得過本耳

弄到衆散而後
聚之用許多文
飾以媚世猶操
茶修病者然重
人到底以爲羞

夫爲有虞氏之
徒而通其彼是
此非則亦衆人
矣
陸註合譬飾辭
言有枚葉故虽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夫有虞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所然所善而苟從之以取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衆人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諂諛人皆以爲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世俗則不然。豈於君親尤爲勝乎。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

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終身導諛故惟合譬飾辭以合於衆而不知其理之終始本末有不相安也。以彼有虞氏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乃不自以爲諂諛與夫尊有虞氏者隨衆以爲是非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
知其愚

足以聚衆而終始本末不相挽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與夫人爲徒衆是亦是衆非亦非無有出群今樂曲有折楊柳或卽此也羅註二所適上人之行也下衆之行也
以二缶鐘惑卽黃鍾毀弃瓦釜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然而不自知其愚其惑何也。蓋以其惑之者衆也以行路

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揚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三拊膝作敲板聲自稱解事者流其一段可賤可羞惡狀。是一筆寫出。豈當日莊叟亦曾見此輩乎。向此輩之多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
二缶鐘只如字解鐘正音也。缶土缶俗音也。以二缶惑一鐘則無以自適矣。與

雷鳴之意
陸註然不推則
天下無入矣誰
其此我同憂哉
房之人生子則
亦房矣何用視
之天下惑則我
亦不得而推之
惑矣何用推之
以喻所以推之
者偶出于情不
自禁耳
或曰房即房字
按房之入一段
宜連前文為一
章百字之本以
下別一章
其斷所剩餘未

上大聲不入數語相顧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
有情郭訓垂踵何說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釋舍也推求也誰其比憂言無相
如此推求無益徒自增其憂耳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愚大惑者反不如之百年之
意在言表忽着此數語如斷如續無限烟波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
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魯史行義有間矣
然其失性均也夫有虞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
失民之性也犧樽與溝中之斷蹠與魯史

也所作其
或曰淮南自圍
之木斬而為犧
尊又曰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
性鈞矣
或曰淮南作蹠
傷性作行又曰
此四者天下之
所發性也然皆
人害也
鳩鵲善鳴不靖
之鳥借以喻楊
墨失有天趣

均為失性無有異焉則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
求治者所以亂之也
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
顚困悞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
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鵲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
有生之害彼楊墨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
為得自吾觀之直困而已鳩鵲之在樊籠而自以為得有
是理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趣皮弁鷩冠
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支塞盈於外重纏繳耽

司馬云：交臂，交縛也。歷指猶歷。李云：睨，窮視也。或生誤。

肫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視貌。目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自內并及於外也。門無鬼全段。或以孝子不諛以下。係莊叟雜著。但細玩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等語。自應照舜身上說。段中若合若離。不可以尋常筆墨窺之也。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不由是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為。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為而返之於道。則又遍見其合。此無為而稱洽。古之人有行之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剝

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為內。為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為得之。故易齧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為處之。故難華封人之祝堯。以在己者。有為而仍歸於無為。故壽富男無妨養德。伯成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為而漸及於有為。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為者。天而有為者。人也。無為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人也。此必然之勢也。有為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
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
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李○徹○曰○若○性○之○自○為○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
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
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漢○陰○丈○人○所○以○
勞○於○圃○畦○也○有○聖○治○有○德○人○有○神○人○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諄○芒○所○以○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
義○也○不○然○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爲○至○德○

之○世○以○其○失○性○者○不○可○以○爲○得○也○顧○以○世○俗○然○而○善○之○
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爲○者○哉○篇○中○重○發○無○爲○之○旨○以○天○
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人○受○天○曰○乘○人○無○天○
曰○與○天○地○爲○合○曰○入○於○天○蓋○言○無○爲○者○天○人○能○合○天○則○
聖○德○聖○治○之○極○則○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
章○是○有○故○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子○高○漢○陰○丈○
人○數○段○結○構○雖○工○咀○嚼○無○復○餘○味○疑○爲○好○事○者○竄○入○然○
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卷之三

外篇天道第十三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上通四辟於

有所以運之者其極則靜然昧者混沌之義明以暗爲基故其自爲也昧然昧則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

篇滿志善刀善字一樣解言養之以待時水靜則明燭鬢而動也饒撓同○連疊數靜字取致絕佳

肩平中^リ准^ニ大匠取^ル法^ヲ焉。水静^ニ猶明^カ而况^モ精神^ス。聖人之心静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是定能生慧。言靜所以爲明之本也。

卷之三 天道

平中道也

形虛理實倫理

也

任事者各責其

成也

華乘外猶人也

素王二字本之於此

莊子因

卷之三

聖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法

之時原本未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

免夫當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

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本於靜此又言靜而

能動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此又言萬物

應之時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隨所應靜而聖動而王無

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

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

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

天樂天地以無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徒順天所

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已故引平日所言以証天樂

或曰太宗師作
整萬物而不為
戾澤及萬世
又曰整和劑也
又曰淮南聖人
者因時以安其
位當世而樂業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開
動則其陽俱開

莊子曰

卷之三 天道

聖

精神澹然無挂
不與物散而天
下自服註天行
似天之氣也物
化如物之變化
也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言知天
合乎天之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此
知天樂者無所往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而不遂其樂也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
生下推於天地句物服其鬼不祟承無鬼責其神不疲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承無物累生下通於萬物句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一收
句結上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而起下常二句本一理當作一串讀應上無為者天地無為也則
之平而道德之至句若有分別便生障礙矣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機論頗似韓非
慎到極深

落一本作緒朱
註落成也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見無為之理
之旨相應林獻齋云上面既言舜之意止與上面靜能生動
為但前以心言此以分言故有不同不知上下主臣四字
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
亦何嘗自為乎是適為君臣各有上下不可不知必子賤
任人巫馬期任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力優劣見矣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隆林本作降

純粹以精之語
然非莊與本色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此承上言帝王之無爲蓋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二字是其所以無爲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諱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典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此言有爲之事雖不可廢然必以無爲者主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補註因任即在
有篇賤而不可
不任者物也
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從無非所傲而爲之也蓋天地之定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運也尊親齒賢言人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官守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名以成之形名已明而因

原推原省二察或曰淮南所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尽其能也原省督責字形略似差亦通襲情因其實也

任次之。因材任使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仍歸無爲之意此歷言有爲之則皆有次序正申明非所以先之意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下用於於

亦倣存物論中結法而枝蔓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

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言大道有務皆非所以治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薦于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堯曰然則膠膠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天道運而無所積也堯曰然則膠膠

擾擾乎

膠滯擾亂也。堯言聞舜之言。則自見其用心滯且亂矣。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爲貴。則王天下者。

必以天地爲歸。天地所以無爲也。○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

徵藏周之藏名。免免其官也。

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繙反覆。

出其說曰。大謾。

謾。汗謾也。

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中止其說也。

藏之以貽來葉也。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

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意。歎詞。後言。失言也。迂。言去道遠也。

私。○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爲私。○二語精刻不磨。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

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若行仁義於其間。適所以亂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皆美物本亦作勿。陳註。物愷謂物。而悅之沈。註。願物安樂也。此是若氏跌進一步手段。

好名不受惡名
奚自來是老子
一線工夫
其名者受其殃
非以有心而使
入服也舊註服
訓行此非吾心

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重趼是有厚皮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棄妹諸解俱未妥大約以食有餘而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乃積歛而不知足是均可說也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正卻退聽也何故仍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問昔者之所問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此段言

正卻一問少閑
入道之人是非因
入不以已與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此
而前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異也而目衡焉衡突
視也而頽頽然頽頽然貌而口闕然闕欲言貌而狀義然義自許貌似繫
馬而止也身雖係而心坐馳動而持而作狀也發也機發
機括期於察而審伺察而詳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
可觀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凡此者皆以為
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餽欲以揚已掩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狀得肖罵得狠奇文至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大故無復有外
在小能小故無
復有內

或曰淮南王壽
負骨而行見徐
焉於周湯曰事
者必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
者無常行各者
言之所出也言
出於知者知者
藏於心是上壽
之寶而舞之
又見老子

莊子內

卷之三

四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
楸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
本。小大指物言。不終不遺。所以備也。道於冲然無朕之中。
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不過神之末耳。然非至人不
能定其爲末也。蓋至人有神之至。撫世而不累其心。操柄
而不與其心。蓋知其有假有真也。故能守其本。本對末而
言。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困字根上累字偕。字
物所以能備天地萬物也。通而合焉。遷字來。外天地遺萬
退而賓焉。此謂知本。故心有所定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陸註因貴道而
貴者因貴道而
貴言貴非其
貴者也

古人譏會余其
有得軌欣然忘
食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絕爲真
解後世動言古
人所未發而不
知其已神契之
化而不肯輕洩
耳知者不言之
語豈談鋒而已
哉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
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彼即不
傳者也。情實也。世人役役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

莊子內

卷之三 天道

四

淮南憲作

人典之與陸氏
音義如字又一
音餘宋註傳也
之也者字之誤
或曰言不得傳
之於人而其身
已死矣古之人
與音餘此君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
自然是不會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讀書之人。疾徐指輪筭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
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
數存焉於其間此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箇中之說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
何物可深長思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設此一喻正見意非
言所能傳也求道當
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段議論是千
古教學之指歸詞意精微發前未有

子之人與同句
法數辭也
朱註君之所說
二句起則作結
句前疑詞後決
詞三不易而意
自不同

無爲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爲也故帝道聖道動而有功
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爲天地萬物之所歸照
則措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休
卽凡爲君爲臣處上處下退居無世無不以此而得其
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
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爲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
人爲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
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人樂可不

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之明驗哉？夫無爲固所尚矣。然有無爲而用天下，卽有有爲而爲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人。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末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殺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奈何？亦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至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用於天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告堯，亦曰天德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獸樹木，莫不有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以爲宗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之心，而求乎陳迹之外。去其有我之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繫馬而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求乎陳迹之外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

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即天地之宗。而無爲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無爲。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深辯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三句言有人以爲之邪。孰居無事，猶言間不過也。舊解作無爲，意俱滯。

隆高也。從高而施設之也。潘鼎猶喜歡也。風起北方，則東西上三面俱忘之。彷彿搖動也。今諺言星動則豈日大風，蓋以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連用三箇居無事，妙甚。蓋主、張、綱維，漠然而無所爲矣。然非居無事，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事則不能有事也。意在言外。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緘，言如有以係屬之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雲，醞爲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孰隆施是？隆如蘊，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所成故曰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下。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敢問何故？問其何故，而能然也。此

氣相感。忘古今不易之理也。

六極。上下四旁也。五常。五行也。

虎狼至不仁。而仁之性具在。如王陽明講良知。良能。群盜至其室。謀曰。若我輩者。良知良能安在。即命之解衣。至家不肯。因示曰。此即良知。良能也。群盜悟。

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是。屈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行披拂之致。難言。難。巫咸。祝曰。來。吾語女。巫咸。殷之賢臣。祝其名也。天有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妥。陸方壺謂。即內經所云功也。問得其旨。答得甚方。問得甚煩。答得甚簡。備極詳畧。變化之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九洛。即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為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問。仁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仁。此老語頭。慣有。一段絕不近情之語。令人一時忍耐不得。後方

而本亦此意也。

此指蕩之所聞。

太之遠。喻至仁過孝之遠。

從愛教到至仁。階級甚遠。正發明過孝之故。

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為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為孝之所不能孝乎。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為至仁忘孝之喻。畢竟楚人好說楚語。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從孝上說到至仁。一層深一層。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正見其相去之遠。

并井也或解作
無并之井于上
六不實
沈註初聞至樂
懼然驚悚已而
再聞則想悟音
音懼心退息矣
最後聞之知至
樂與二儀合德
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無分別心
有同暗惑物我
俱喪乃不自得
也此美井然分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
孝。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
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
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
默口不言不自得心不安。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
總形容上面俱怠惑光景。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
微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行之以禮義。禮以

明太清穆然端
靜沈沈微疏本
作微從之夫至
樂至万物三十
五字非莊本文
乃疏語也當刪
太爽入至樂着
一段將所以如
此作樂之故覆
鮮一遍堆雲疊
翠層三相間之
法焦註流光其
声流順而光堂
也添此一句協
上韻倫經猶經
綸也流光蟄虫
雷霆俱指声中
之變動流光其

則有序義以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王則清
正之則不亂。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此四
句是作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
上言其作樂如是乃言其事也此言
至樂之作必先如是乃言其理也。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樂中亦有四時萬物調理大和言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備於樂中耳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於森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
方振之時尚未蠕動忽驚雷霆之至不知其何以止不

聲。總承上數句。來聲始作。即
呢。見女語之
境。驚之以雷霆
即。剛然變軒昂
之境。其卒無尾
承。蟄虫句。其如
無首。承雷聲句
常。如此而無窮
欲。待其稍有間
隙。而下手不可
得也。晚露千里
春色。一林往
不相懸絕。而求
其一片一朶。肖
于陳迹者。不能
也。聲之所至。道
與俱焉。

知其何以始也。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
待。女故懼也。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償起輾轉
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可遲疑
等待乎此。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以人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
之和言其合日月之明言其分。能短
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
柔能剛。本陰陽以調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變化聲之迭
之互動也。不主故常。言聲之
迭易互動處。莫測其端也。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
神以物為量。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卻。隙同塗。塞也。
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阮。就
地言塗。卻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綽其名
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發其名又
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是故鬼神守

揮。綿聲調。聞絃
高明。節奏分明
從道。即所以從
聲也。沈註。道非
心識。何謂慮之
能知道。非聲色
何瞻望之能見
道非形質。何追
逐之能及。
當其流之無止
而未及收聲之
時也。
神往而徒存其
形。則至于委蛇
白樂天詩。大珠
小珠落玉盤。至
此時無聲勝有
聲一段。殊得此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日月星辰皆天之用也。根上
陰陽之和日月之明來。上能用天
此能使天。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流止皆任其自然
為用也。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
承上不能知。力屈乎所欲逐。承上逐之
不能見來。力屈乎所欲逐。不能及來。吾既不及已。言女
我。不能及已矣。卑
頂所欲逐句來。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根上立於四虛
之道來。委蛇是
儼然自失之時。身
弛放而不收光景。女委蛇故怠。到此際求之不能舍。舍
之不忍。故至於怠也。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雖純乎天。此則併
天而忘之矣。命。天命
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不
容已。所謂無怠之聲者此矣。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種奇勝光景
更如曳杖曳兵
之曳不曳故得
幽昏而無聲也
窈冥二句跟無
形無聲來
按焦註遂作至
解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於無方窈冥之後莫可測度而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而口焉得無疑乎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也疑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所司皆備具此所謂天樂無待於言而心自悟悅者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此教語俱摹寫
聖人非好作間
文正為下慈字
張本
天地六極處二

皆肅從何處聽
起故曰無接
終言以樂化物
之功

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接則若有若無難於擬議矣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也道根其迹也愚是忘其知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總起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草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衍篋也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

按衍篋也當於
上註

苟非夢必有夢必且數昧焉夢也

取一作聚生疑

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再喻其失時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再喻其失時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無方之傳妙用全在箇中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

或曰賜冠子酸鹹甘苦之味相

友然其為善也

妙喻惡善

富人重遷徙故

閉門而不出也

或曰淮南論世

人為樂者曰不

以內樂外而以

外樂內是故持

不得於中稟授

於外而以自飾

也從外入者無

主於中不止從

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言時不同故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言用古不能治今者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而惜不知古之善固別有在也乎而夫子其窮哉此段為行道者而言

問者不入於耳
而不著於心效
人為之而無自
樂也。聲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
又曰學者中有
已見出之不能
虛受於外人之
言者。聖人不也
而示之也。雖外
以言教之。戒中
無受之。主則
聖人不能納之
於其人也。不隱
呂吉甫云。不能
推而納之。謂
也。又按隱括
也。見盤庚孔傳

老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而陰陽道之所分。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自。然。而不可得。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離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

疏云。隱。謂隱密也。一說。隱。疑強字。以形近訛。謂強聒也。又曰。聖人不妄傳道於人。因彼中有所受之主。而出之。然非外有能受之。正則不出而示之外。雖有能受之。正而不推而納之。求正於人。也不隱。不著。向而有主于中也。人人可據。

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由中出者。聖人之道。非外有能受者。則不出而示之也。此言教者。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而成性者也。內無所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名乃天下公共之物。多取於已。則忌之者眾。仁處其間。則凡觀乎此者。皆吹求指摘於我。古之至人。假道矣。此言道之粗迹。度數陰陽語起下。於仁。託宿於義。知遠廬之不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自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至人惟不久處。故遊於逍遙之虛。以逍遙

人見我此美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田以苟簡無待添設
名則多相責也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
承取至道必于也采采色采真謂現於外者皆本於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此種境界若凌內者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教陰陽則非其所矣
前車不監覆轍
劉註謂其情
欲之而不休也
正之器救正羣
民之器也
無所湮者如龍
辱不驚見也
以此為不然而
必欲入于我民
之中則天門不
開而不開道
天門弗開矣
若其心以為為正者此也其心以為為不然者
則天門不開而求道愈遠矣天門鮮見雜篇

矣天門道之門

也
淮南峰巒巖而
神不能懷蜚蜚
嗜膚而知不能
平
昔夕同
焦註依無為之
風而動也
傑然自負身建
擊也
懸深黑也

○此段為求道者而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音匪夫仁義憤然乃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
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竊西
段內數語填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喻語黑白
人何苦如此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竊大宗師篇
何苦如此

天運

喻合也

既曰僂僂文曰
我何前僂而
後恭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四字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
何說老聃哉鄙俚至此乎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
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
老聃○子貢亦須自呈門面老聃方客一見怪道今人初見問不曰某名公係我通家則曰某貴人係我莫逆也真可笑老聃方將僂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是言或為謙乎或為僂乎真屬無謂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
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沈註時無不孝
之人哀至則哭
不哭不為不孝
不非不哭亦不
為失說若後世
有不哭之說故
不至哀而強哭
哭以為人非為
親耳故貴帝之
時不哭不非皆
淳之民也堯時
民心尚親既尚
親則不可與疎
者無倫而降殺
之服起焉分別
既興而人不非
者以親三為俗
故也速而威者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
皆二個小子少進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
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似以黃帝與堯為善至舜禹方為不善矣下面不特將五
帝併抹殺且上及於三皇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自相矛盾至此可發一笑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
時便知人之姓名為誰○說至此是作者筆則人始有天矣
枯思竭之後無可奈何

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天者
陸註人有心謂
札械交詐之心
朱註而天而字
本於字傳錄之
誤也言自立一
種方法於天下
非天生人道之
所同也或曰各
分親族種類也
鮮規小虫也
云小獸也陸云
無考蓋亦多智
而害物者

何只得以此竄人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
耳冤若之態如見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
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也殺入者死殺盜者無
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言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
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也何言哉歎其言之無益也
○此段至末皆屬廣筆竄入蓋乘前後皆有老聃對孔子
語下面又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風化等說也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其知惜於蠶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又竊貼後篇數語而猶自以為聖人三皇五帝何嘗自以為聖人

焦弱侯曰鉤取也

或曰通雅賜鵠
錫一字之轉

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此段細閱無甚意味且皆多背
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一併貶斥試問之三皇以
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徒來有識者東
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珠何待指摘而後見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奸干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辨析甚細立議爽快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

司馬云相傳風氣而生也。或曰按通雅喜鵲乾鵲陸佃曰傳授受卵不墮地故曰乾鵲鳥鵲傳授而子生也因傳授而名鵲也。鵲依戀也。鳥鵲鵲是性須交合也。鵲傳授是不須交合也。細腰者化本異而其性易合也。有弟而兄啼水同而其性易離也。性已不同則

以神相感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蟲鳴以化生子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各自為牝牡出山海經此皆感之以無迹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丘得之矣。鳥鵲鵲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耶濕化俱在其中。鳥鵲鵲鵲乎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蜂也。祝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翁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莊叟之善體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不闕者也。老子曰可丘得

我須隨物性而化之我苟不能隨物而化物安能隨我而化哉。此種妙美天然所列向來註家夢中說夢糊塗了事良可歎也。

之矣。此段為以道化人者而言。道者自然之用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成德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為道也。審矣。然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先王之遽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

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湮也。邪。惟能與化爲人者，因以化入，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爲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爲贗手。參入遂使狗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駁莊而全莊也。

莊子因卷之三終

